

夏天,来江沿儿坐坐

□郑旭东

人在一个城市生活时间长了,似乎没有了新奇感和新鲜感,有点麻木和视而不见的感觉。

喜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寻找兴奋,寻找新奇,获得感官上的刺激,大概,这是人们旅游的原因吧!

其实,风景不止在远方,不止是在异地,只要你有发现美的心情和敏感,身边处处都有美景,不信,你来哈尔滨的江沿儿坐坐。

哈尔滨城市中有一条松花江,温柔浪漫的江水给这座城市赋予了别样的灵动和美丽,使松花江畔,哈尔滨的夏天,成为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。

上世纪70年代,我在哈尔滨读书,家在农村的孩子,住的是泥草房,接触的是黑土地,见过屯子附近的一条只有几丈宽的河流。来到哈尔滨后,看见了高楼大厦,见到了柏油马路,特别来到松花江边,头一次看见大江,惊喜得恨不得马上跳进去洗个澡。

星期天,家住本市的同学约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杭州和我们为数不多农村来的同学,一起到江沿儿去玩,那是非常惬意的事情。那个年代的江沿儿,没有现在漂亮、规矩、时尚,没有栏杆,花草品种也非常单一,可是,我们在这里一待就是一小天,坐在防洪纪念碑广场的台阶上望江面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现在,我的南方同学来哈尔滨总是没有忘记那句话:“咱们上江沿儿坐一会儿”。

“上江沿儿”,是老哈尔滨人的一句常用语,说出来和听见了,大家感觉非常亲切,把感情一下子拉近了。在江沿儿坐一会儿,是老哈尔滨人的习惯,就跟上海人望黄浦江一样,去上海不去黄浦江望望,总是感觉心里空得慌,好像有什么任务没有完成一样。

很多外地人看见每年坐在江沿儿的人密密麻麻、人山人海,在网上发图片问大家:为什么哈尔滨防洪纪念碑广场总是有人在那坐着,他们在看什么?有人说看对面的太阳岛,有人说看游



插图 孙嘉驹

船和空中缆车,也有人喜欢看江鸥。

我的感觉,松花江是一条神奇的江,是一条藏着秘密的江,是一条加有密码的江。它是一个二维码,只有你用眼睛去扫,才能够解开页面,然后,还必须用心去与它交流,它会告诉你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籍。

这些年,我不知道多少次来到江边看日落,这可能与我的年纪有关,我感觉夕阳下的松花江是最美丽的。

黄昏的松花江畔,太阳在西下时被云朵遮住,此时此刻,宽阔的江水碧波荡漾,虽然它没有大海的气势,却在雄浑中有着柔韧的波澜。

一会儿,那一片云朵渐渐地薄了起来,从云缝中洒出了细细的光芒,一下子便把江两岸的建筑物照亮。刹那间,仿佛是魔术师施展了魔法,那灰蒙蒙的江对岸,蓦然披上了一件金光闪闪的衣裳,变得俊俏,变得温暖,变得生动,变得充满了无限的魅力。

岸边,那或尖或圆或方的屋顶,一座座欧陆风情与现代感的建筑交织相映。江中,一艘艘快艇划破江面飞驰而去,掀起片片浪花。

远方,金色的高楼倒映在江水里,微波如绸缎般地在江上轻轻涌动。近看,姑娘、小伙子们在与大江自

拍,大妈们和着欢快的乐曲《哈尔滨的夏天》翩翩起舞,夕阳把她们的身影与波光粼粼的江面同辉。

望江,会忘记烦恼,会忘记年龄,那石头台阶上手拉手走过的俊男靓女,会想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”;那滚滚东去的松花江水,会有那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画面;对面的太阳岛,会响起“莫斯科郊外的晚上”……

也许,我已经告诉你了密码,但愿你心灵中把这幅画打开,坐在江沿儿的台阶上,看朝阳升起的灿烂,看晚霞红满天。

松花江畔话鱼趣

□陈文龙

晨曦中,突突突……一连串的轰鸣声,满载渔获的渔船返航了。成群的江鸥等水鸟,随着江中往来穿梭的渔船翩翩飞舞,嬉戏觅食,勾勒出一幅和谐共生的东北开江画卷。

几分钟后,一艘渔船率先调整方向,向码头冲过来。紧随其后,几艘渔船陆续靠岸。渔民们将鱼分类,装入一个个大塑料盆内,然后从船舱中搬到甲板上,买卖双方谈好价格,直接过秤后,倒入早已等候多时的拉鱼车上。

我们登上一艘渔船,在我帮助同伴装鱼的时候,身后传来瓮声瓮气的声音:“城里人总说没有野生鱼,这些年江河有禁捕期,过了禁捕期可以捕获野生鱼。”于是我转过身,想寻找那个说话的男人,他一副渔民的打扮,当我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时,他抖了抖渔网,顺势从盆中拈出一条滑溜溜的鲢鱼道:“这鱼人们叫得很有意思,小的叫鲢鱼,大的叫胖头,鲢鱼近些年又有人按南方叫法叫‘鳊鱼’了”。

离开渔码头,我们来到松北一家鱼馆,开江季的鱼馆内,布置了几个高低错落的醒目牌子,上面分别记录着松花江渔文化等方面内容。大家围拢在牌子旁,七嘴八舌议论起捕鱼和食鱼的趣事。

松北渔馆能烹饪全鱼宴的多是厨师世家,几十年如一日磨练的技艺。不一会儿,凉拌生鱼丝、红焖鲫鱼、煎大白鱼、大锅炖胖头、清炖鲤鱼、清蒸整花鱼、油炸江虾、清炖铜锣鱼、红烧鳊鱼、油炸船钉子、油炸葫芦子、油煎臭鱼、爆炒黑鱼片、酱炖小麦穗、熘鱼段、熘鱼片等陆续上桌,道道令人垂涎欲滴。饱餐一顿全鱼宴后,在一张张笑脸的映衬下,幸福日子过得鲜美多汁。



虽然如此,我还是用手机拍下了雪中受伤的柳树,并发送到了朋友圈。杭州的知青朋友发来了几幅西湖此时的图片,图片中依依垂柳正生机勃勃。

莫不是真如百度上所说,柳树只属于南方?

正当我对冰城柳树的命运担忧之际,猛然发现,雪灾过后刚刚几天,随着柳枝上沉重的冰凌逐渐融化,楼下街两侧那些柳树倒伏的枝条又顽强地挺立起来,曾经松散的树冠又团聚起来,在寒风中开始摇曳。那一刻,我的心里一阵欣喜。我坚信,雪灾过后,当一个新的春天来临的时候,这些柳树一定会绽放出新的风采。

果然,当严冬终于过去,春风再度光临,我发现那些遭受了重创的柳树又悄悄泛出鹅黄色,走近前,那勃发的景象更让我吃惊,柔软的枝条上,已经绽出星星点点的新芽。那一刻,我再次被柳树顽强的生命力而感动,发出由衷的赞美。

冰城看柳

□陈杰

的叶子,融入冰城的冬天,积蓄力量,等待春天的重新萌发。

就在人们为柳树的凋零感到惋惜的时候,人们突然发现,她又以满身晶莹剔透的树挂出现在人们面前了。在哈尔滨著名的冰雪大世界游乐园里,人们把洁净的松花江水喷洒在柳树上,高大而造型独特的柳树立刻变得冰清玉洁起来,丝丝缕缕的冰凌,与满园的冰灯冰雕巧妙地融为一体,为哈尔滨的冬天营造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虽然这个时候,柳树只是起着陪衬的作用,络绎不绝的游人把更多的目光都投给了璀璨夺目的冰灯,很少有人关注冰凌后面的柳树,但柳树还是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,直到冰雪消融的那一刻。

近年来,哈尔滨引进了很多南方的树种,很多都需要在树的周围用木杆支起来,稍不注意就会被风刮倒。而柳树则不然,她有着顽强的生命力,不管是在公园、湖边,还是在街头巷尾,一旦把根在泥土里扎下,很快就会茁壮起来,几乎是一年一个变化。我家小区楼下街路的两侧几年前栽下的柳树,经历了几年的风吹雨打,如今已经是枝繁叶茂,一片勃勃的生机了。有一段时间,我经常站在窗前,观看那些由弱小的树苗不断茁壮起来的新柳,从它们的成长中,感悟生命的力量。

柳树不只有着顽强的生命力,她的形状也是婀娜多姿的,成排的柳树像一道威武的长城,成片的柳树像起伏的群山,而单独观赏每一棵独立的柳树,你会发现每一棵都有不同的形象,有的像秀发飘逸的美女,有的像健壮伟岸的男人;有的像成熟稳重的长者,有的像涉世未深的少年;有的独居一隅独木成林,有的携手一处抱团而生;有的喜欢在街区闹市展现英姿,有的扎根穷乡僻壤默默生长……

进入老年,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,天气晴好时,我喜欢到户外散步。在大街小巷,在公园湖边,我猛然发现,近年来冰城的柳树有了猛增的趋势,已经超过了有“市树”之名的榆树。将来能否取代榆树成为冰城的“市树”不得而知。优胜劣汰,植物间也是存在竞争的。

没想到,2021年11月,一场持续数日的雨雪大风袭击了冰城,导致了一场罕见的冰雪灾害,给在寒风中坚守一抹绿色的柳树带来了灭顶之灾。一夜之间,丝丝缕缕柔软的枝条被沉重的冰凌压弯了腰,无数碗口粗的树枝被拦腰折断,从高楼窗子望下去,昨天还整齐挺拔,风姿无限的柳树,一下子失去了活力,东倒西歪,蓬头垢面,仿佛乱了阵脚的士兵。据媒体报道,在这场冰雪灾害中,这座城市的树木中,损失最惨烈的就是柳树。甚至有人还对柳树在冰城的环境下生长,提出了质疑。

雨雪过后,我第一时间赶到楼下,站在一棵棵在冰雪中痛苦呻吟的柳树旁,抚摸冰冻的柳枝,感觉阵阵心痛。

我们的新时代